

## 樓桐孫教授對台灣合作經濟之貢獻

黃建森

### 一、引言

今生和合作結緣，總合言之，大抵大善多於小瑕，大善要特別感恩，小瑕則正是一種考驗，果然人生一切是考驗，看我們怎麼辦！回顧我就讀博士班的時候，恩師唐振楚所長禮聘名師，開設「國家發展講座」，竟然可以邀請總統、副總統、以迄部會首長輪番上陣上山講學，為我們這一小組半老學生（35歲至45歲）授課（註一），我等何其榮幸，大家一堂課也不敢鬆懈，學到的是所長治學嚴謹與專家學者付出心血的真精神，奠定我們日後用功精進的指標（當年有學長缺課被記申誠處分）猶記得政大政治所楊樹藩教授告訴我，「我們的一生，記得抽情存性，做人學儒家，做事學法家，修行學佛家」說著說著，聽著聽著，老教授的叮嚀彷彿昨日，一不小心我也成為古稀老教授了。弱冠以來，我研究佛教經典，近期重讀「六組法寶壇經」，感觸特別深刻，有時候，經典之中一二句話足足可以讓我歡歡喜喜過活很多天，但知六祖大師「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不知道」的開示。猶記得當年殊勝因緣，有幸和許遠東總裁在陽明山妙德蘭若同席請示印順導師（證嚴法師與證嚴法師的恩師），我請印公開示，何謂「禪」，印公笑笑答以「我不懂，我不知道」！好一個不知道，「不知道，道卻在其中」。禪宗本來就是「問有以無對，問實以虛應」，我深切了解印公導師之美言，心中十分感念！

想著想著，想起1975年，今生合作導師樓桐孫教授在立法院憩園暢談他的人生哲學，「能吃、能喝、能睡、能忘記」，好一個「能忘記」，這一個「能忘記」和金剛經的「應無所住」，和弘一大師的「萬緣放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映入腦海半個世紀之久。溯自而立之後，我個人希望除了經濟專業，

---

\* 黃建森現任銘傳大學金融研究所教授。

在佛學、宗教與藝術上，也能多所著墨，同時，對我一生鍾愛的合作思想與哲學，也能夠同步略盡棉薄，能寫則寫，能說就說，仰念樓師，他是東方季特，老師是我合作哲學與思想的領航者，也是我們台灣合作經濟思想偉大的先驅，且讓我們一齊探討與了解樓師對台灣合作經濟之貢獻。基本上，樓師是儒家思想的闡揚者與傳播者，不論做人做事與修為，大抵以儒家為本，樓師的一生，除了在政府部門戮力奉獻，特別是服務於立法院多年，他是合作思想的大學問家，中華文化的大儒家！同時也是推展台灣合作事業的先行者。依個人淺見，研究樓師有關的論述，可以和中山先生與仙舟先生等量齊觀，三賢並稱中華民族三大合作導師（註二），三位大師皆是合作主義者，當然，樓師的合作思想成就遠遠超過兩位先驅，特別是樓師的合作論述，前未見有人超越，後生且追隨之，本文之研究，僅就引進合作學術、揭示合作主義、倡導合作哲學及發展合作理論四個層面加以引介，想來必也掛一而漏萬啊！

## 二、率先引進合作學術

1919年冬，樓師以勤工儉學負笈法國，據悉周恩來、鄧小平、鄭彥棻等名人亦曾先後出國（註三），樓師入巴黎大學法科，專攻政治經濟學，追隨季特教授，先後將其名著「協作」與「消費合作」兩書譯為中文，經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為近代合作經濟學術論著進入中國之始。1925年，樓師返國，先後歷任京滬大學教授系主任及院長，出任立法委員之後，參加中國民法、勞動法起草工作，並且單獨起草「合作社法」，1934年完成制定，同年施行；1935年正式施行，2015年完成大幅度修正，並於該年公布施行。早年拜讀樓師起草「合作社法」，特別是第一條已然對合作社之定義、原理、原則與組織目的，皆見精準之規範與說明，令人心生尊敬！

樓師來台之後，應教育部特約，翻譯季特與黎世德合著「經濟思想史」，陸續出版「民生主義與合作制度」、「合作原理」、「查理季特」、「羅培爾歐文傳」、「合作學」諸書。當年大學生時期，由於我非合作系出身，因此，只有

自行研究，上述諸作，皆能字字拜讀。1967 年，樓師擔任中華學術院合作研究所所長；1969 年秋，創辦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合作經濟學碩士班（早年中國文化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分經濟組、合作經濟組及財政組，後來財政組併入經濟組），歷屆校友人才濟濟，惟因多任所長基於本位主義，忽略合作，甚至漠視合作，憶昔所長且希望我由合作經濟組轉至經濟組，那是所長對我的一份厚愛，長年以來之弱化，終將難以脫離關門的命運，樓師知之，必也搖頭三嘆衷心蒼涼啊！特別是當年他老人家一手拉拔茁壯成長的合作經濟碩士班。

樓師治學嚴謹，除了政治、經濟、合作、社會、儒學、哲學，先師在詩詞及書法藝術造詣上，更是堪稱「二絕」，先師是君子儒、才子儒，先師送我的墨寶，「俊氣顯無敵，清譚頗有餘」（語出菜根譚），一直搜藏在府城老家，其墨韻與筆觸功力，非我輩藝術家所及，仰念恩師，讚嘆恩師！樓師一生重要文章，1985 年 11 月，已由中國合作事業協會出版「樓桐孫先生合作學術論著選輯」，今生有幸拜讀，倍感榮幸與榮耀。

再者，樓師將歐洲合作經濟學術引入中國，開枝散葉，之後，大陸亦見合作學院或合作經濟學系等合作相關學術研究單位，兩岸合作專家學者亦有多或少的交流，不過，比之經濟、管理與金融系所院，那是偏少了。倒是我們台灣回顧在那飛黃騰達的年代，文化大學設有合作經濟研究所、中興、淡江與逢甲大學設有合作經濟學系，而後文化大學合作經濟碩士班先「被迫」停招，淡江合經系更名產業經濟學系，「合作」，顯然式微了！中興（台北）大學與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陸續更名，形式比人強，更名改制之下，最終能夠保留「合作」兩字，也是合作學者唯一的訴求與期許，仔細觀察開課內涵，我們的「合作」逐步淡出，思之見之，總不免心生不捨，但是，那是現況的真實樣貌，資本主義果真抬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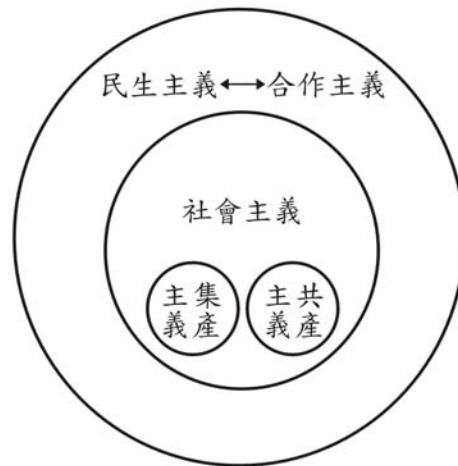
### 三、揭示合作主義正道

基本上，樓師是國父與蔣公的信徒與追隨者，套上今日時話，就是百分百的「正藍軍」，沒有一點殘渣，也沒有一點色變。樓師主張，建立民生主義新社會，必須往合作主義大道邁進，要改革社會，必須有社會理想，不以「競爭」為基礎，而是以「合作」為基礎。合作主義崇尚人本，「人」與「仁」不可分，無仁不成人。易經天地人三才，人介乎天地之間，天道、人道、地道，是中國哲學所彰顯的人與宇宙關係及理論特點，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足以贊天地之化育，人始終不離天地，彰顯人性、人本與人道之重要性，合作主義亦本源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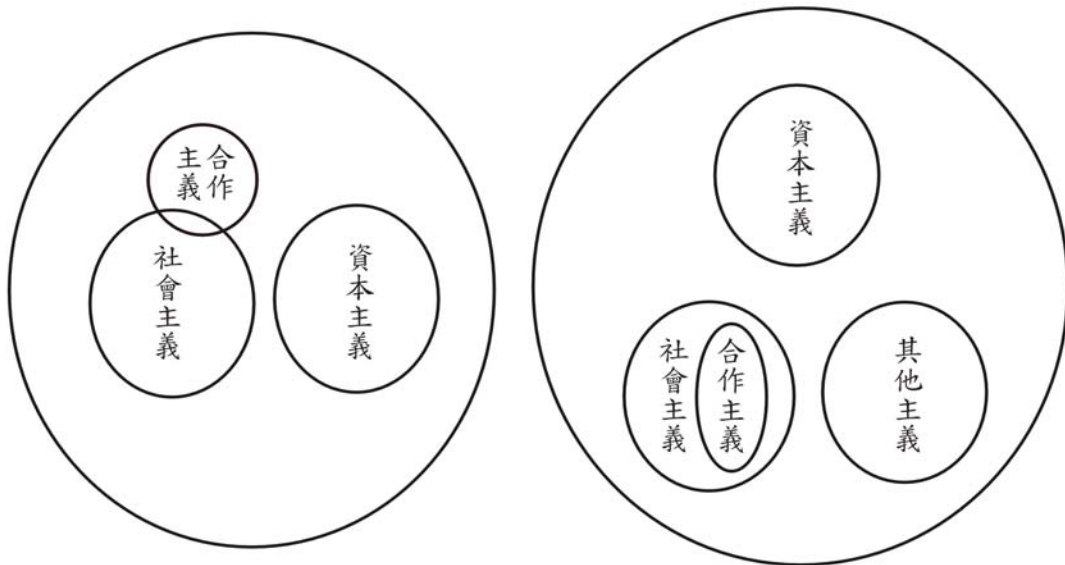
樓師指出，合作社是一種道德性的經濟組織，合作經濟是「道德經濟」。樓師認為，千萬不可小看合作運動，以為區區的一家消費合作社，就可以改造經濟。但是，我們從事合作事業的人，也要充分了解「合作社」與「普通商店」究竟有何差異？是為「利」亦或為「義」，義利之別殊關緊要，我們先堅持不做孳孳為「利」的商人，之後方能成為孳孳為「義」的合作主義者或合作社員，是以合作運動的真精神，是即所謂的道德精神。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也偶而提及企業倫理與經濟道德，它們甚至可以不必要強調道德，但是，合作主義或合作制度卻完完全全不能沒有道德。

依據樓師之高見，合作主義等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可以涵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包含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們並沒有見到真正的集產主義與共產主義，也未必真能了解其內涵。站在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世界上的思想體系大抵可以劃分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其他主義，經濟學家更加研究證實資本主義已然優於社會主義，若此，我們可以試圖畫出圖一、圖二及圖三，分別代表樓師及經濟學家的思想體系。我認同樓師了不起的思維，不過，經濟思想史發展 200 多年以來，圖二似乎是大家比較可以接受或理解的實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立，是經濟思想家認可的現況，合作主義某一些成份近似社會主義，它和社會主義有交集，一般專家學者恐怕接觸太少，但知合作主義顯然有別於資本主義，我個人比較支持圖二代表的論述。樓師主張合作主義或民生主義可以涵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產主義，不過，在現實的經濟社會中，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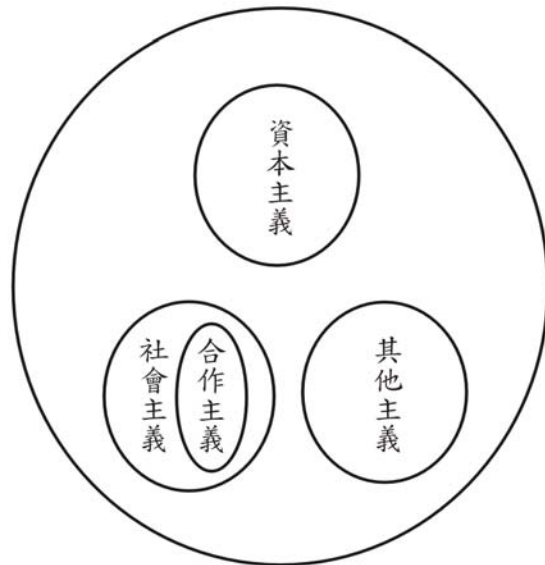
作主義，顯然小於社會主義；當下的世界經濟體系，大抵劃分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亦或可加入其他主義，但是都不是以「合作主義」為主軸與核心，合作主義十分美好，社會大眾還是行不得或行不來，諸君且看老川的關稅大刀，和合作主義一點交情都沒有，他也不懂合作主義啊！



圖一、樓桐孫教授的思想體系



圖二、經濟學家的思想體系(A)



圖三、經濟學家的思想體系(B)

## 四、倡導合作經濟哲學

樓師站在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角度，中華文化冠天下，天下文化精華在人本、人性、人文，是故，談合作思想，理當了解中華文化。樓師主張合作思想的根源在中國，先師試圖在中華文化之中尋找合作經濟哲學。談三才，天地人，合作社是「人的結合」，重視人本與人性尊嚴。先賢談易，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樓師尊崇中山思想，「現在世界，天天進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講之分配社會化就是新發明，這種發明叫做「合作社」。吾人十分讚嘆中山先生獨到的眼光與睿智，大抵深受歐文合作思想之影響，（三民主義教本中國父所言之阿暉即歐文之譯名）。憾哉！當前青年學子不解三民主義為何物！思維之中可能少有民族、民權、民生的概念，腦海充滿 AI，雖然不是壞事，但也希望懂點哲學與思想。

樓師指出，中華文化心物兼顧，天人合一，重人事以應天和，盡人道以合天德，終乃歸結於中山先生的民生哲學，要採行「分配社會化」的新發明，要持用「合作社」來解決社會問題。職是之故，現代社會問題與經濟哲學終極解決的指標，實應求之於全面社會化的合作制度，此亦為合作主義之精華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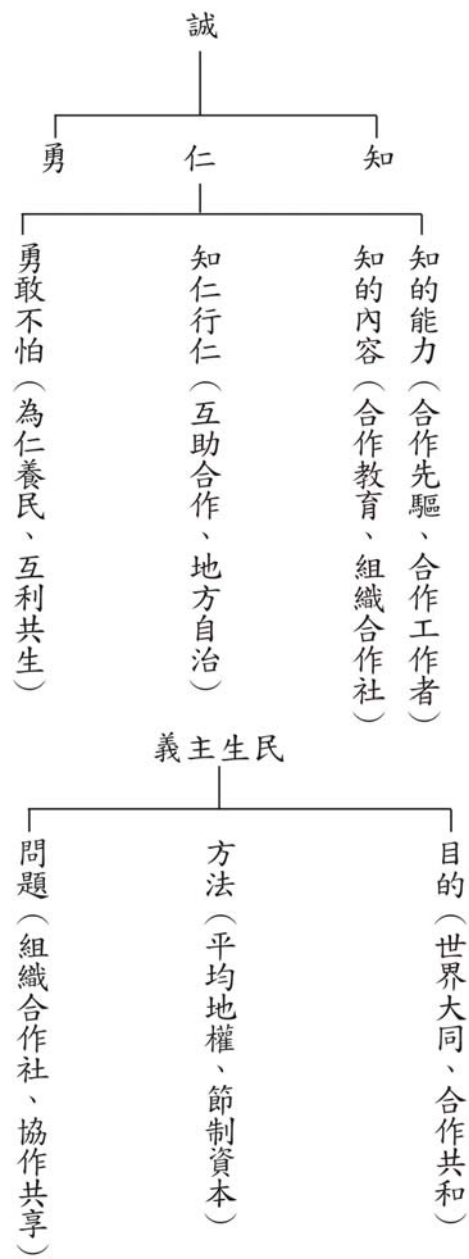
中華文化講中庸、中道、中正，中華民族始終恪守「中」字之妙用，此正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亦為合作思想的基本原理。樓師認為合作思想是一種中正和平的思想，合作社是一種中正和平的組織，此等組織完全立足於經濟立場，以綜合方法（科際整合多元思考）有效處理並滿足人生正當需求，中國人只要守住「中」字，在現實生活中不卑不亢，不偏不倚，萬變不離其宗，合作組織必可逐次發展，在市場運作之中，造福生產者與消費者，反觀今日川普大總統的所作所為，重商主義與重金主義雙重復辟，整個世界不論民主國家或極權國度，大家皆不堪其擾。樓師主張「中」、「合作」與「王道」，合作主義及王道主義。合作就是應用王道在經濟上的一種組織，一種制度，中與王道實則同義，二而一，一而二，天下萬物皆見中，沒有一事沒中，心

為人之中，消費為經濟之中，個人為社會之中，萬事萬物取其「中」而合於「義」。合作主義「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格言，亦符合此一論點。

樓師講「合作」與「德」，老子「萬物尊道而貴德」，孔子教化「德行居首」，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仁字哲學在二人之道，合作組織社員與社員之互動，即為二人之道的彰顯與妙用。德以行仁，具體行之即為愛，仁愛實即合作組織必不可缺的基本精神。樓師指出，仁就是愛人，義就是公道，利之與義，僅有小我與大我之別，必須有「大利」、「共利」的經濟組織，方能發揚「大我」、「大命」，合作經濟哲學的要旨即在於此。

樓師是仁者、仁學家、行仁之聖賢，仁，从人从二，仁，揭示二人之道。人負有頂天立地、曲成萬物的無上責任，以人的本性，發揮天地之大德，天地人三位一體，此正為中華文化道統之中「人」與「宇宙」關係的最佳詮釋。早年我研撰博士論文，即以中山先生合作思想為主軸，我的博導吳恪元教授是今生見過最真性情的大丈夫、大教授，仰念先師。回顧國父遺教「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實際上，蔣公的兩篇補述，為先師陶希聖教授（1899～1988）執筆，我算是陶師的最後一個弟子，可惜他的易經註解，我了解得太少了（註五）。「將來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基礎之上」。民生主義的社會不以「競爭」為基礎，而是以「合作」為基礎。樓師是國父與蔣公的忠誠信徒，也是其思想之傳承者，樓師指出，國父與蔣公的社會理想與中華文化傳統精神一致，完完全全契合孔子「仁」、孟子「義」、荀子「分」的基本內涵，透過合作主義思維，推廣合作社，自可改造社會，此一論點是合作主義者的共同主張。我個人淺見則以為合作社可以從「改善」社會做起，它的確可以導正資本主義社會的偏失，至若「改造」社會的「改造」兩字，顯然是必須透過一場經濟大革命，當下的世界，資本主義當道，顯然是「向錢看齊」、「錢景無量」，資本主義的走向，很顯著地是不會走向合作主義！主要原因是社會大眾甚至不知有「合作主義」存在於台灣，「合作主義」和他們日常作息無關。儘管如此，樓師始終鍥而不捨，大力主張舉辦「農業合作」、「工業合作」（生產合作）、「交易合作」（消費合作）、「銀行合作」（信用合作）、「保險合作」五大合作，以「誠」為出發點，透過三民主義，歸結於「協作共享」（合作共享），樓師顯然受到季特教授深刻的影響。此時此刻，讓我想起凱因斯教授的

一段話，「那些不懂經濟學的朋友，儘管他們對經濟學毫無所悉，或從來沒有機會接觸，但是他們一生下來，即因經濟學家正確的主張而受惠。也許，他們被已故某些經濟學家所奴役」！人們也許不必了解合作主義的真諦，但是合作經濟學家平價（公平價格）的主張，卻也在某些國家或地區造福千百萬以上的人口，其理至為明白。我們尊敬合作業界共同的精神導師季特教授！



圖四、樓桐孫教授民生主義與合作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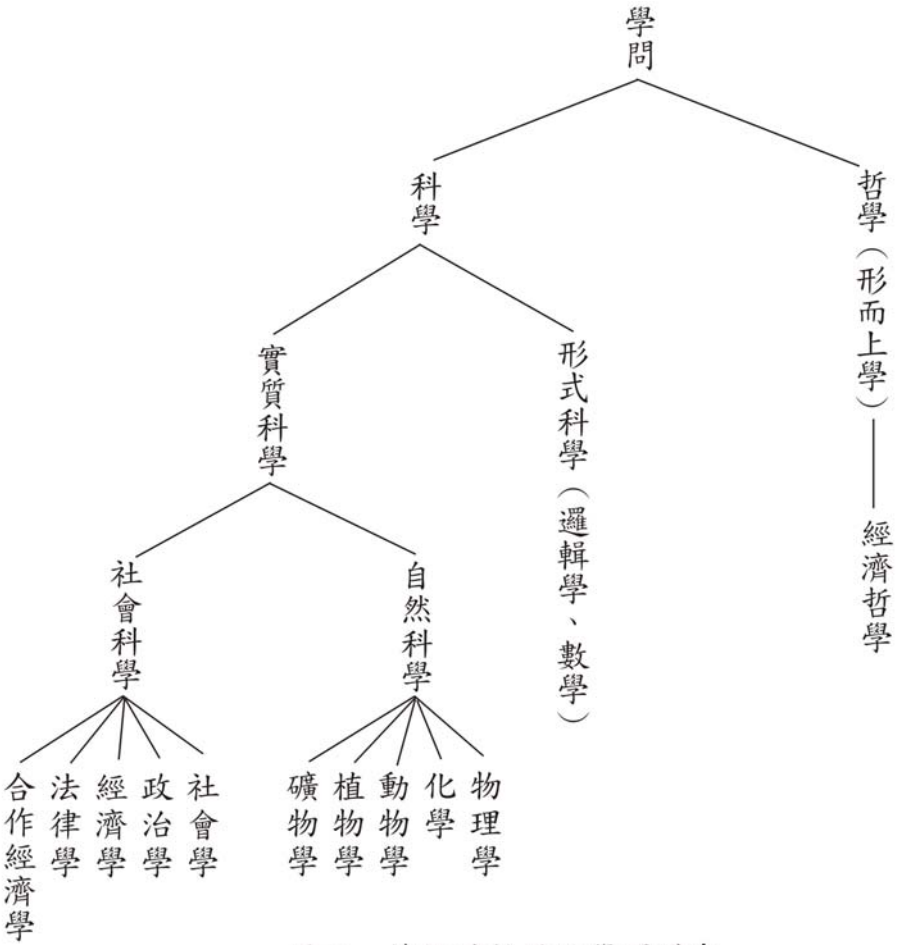
基本上，樓師主張的合作之道，從「三才」(天、地、人)「三綱」(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仁、義、禮、智、信)至「合作」，「仁」與「合作」不可分，合作原理肇源於「仁」的精義，「仁」字實質上彰顯「二人之道」，合作的本體在於「行仁」，仁的原理即合作的原理；再者，「義」為合作經濟與資本經濟的分水嶺，孔子單言「仁」，孟子常以「仁義」並舉，孟子對於人與人之間，義、利、取、予之分際，多所闡述與註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樓師重義利之別與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合作原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禮」字禮的教人，在於使人知禮有禮，富貴知禮則不驕不淫，貧賤知禮則志不攝，至若智字，孔子常道，「智(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萬事萬物錯綜複雜，理當「智」以明之，「仁」以主之，「勇」以行之；「信」至關緊要，「信」之於人，好比三合土之於建築物，人無信不立，建築物缺三合土，高樓起不得。人二為「仁」，人言為「信」，五常以仁為首，而以信為殿，先聖昔賢之用心與深意存乎其中，合作哲學因有五常而深紮其根，固有五常而厚植基本。至此，我們可以充分理解，樓師的合作哲學與合作社化社會主張，實即淵源於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孟荀三子的主張，大大地滋潤了合作哲學的文化底蘊。質言之，「仁」字揭示的二人之道，合作組織社員與社員之間亦是二人之道的落實，此間蘊涵之義理，它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對人類而言，它是沒有「保鮮期」或「使用期限」之限制的，用之，行之，長長久久，久久長長。

## 五、發展合作經濟理論

樓師合作思想承襲中山先生與仙舟先生，仙舟先生且有合作共和與合作社化社會的主張，雖未克實踐，卻也布下合作種子。1952年，樓師在台灣省立行政專校授課，主講「合作經濟學」，開台灣合作經濟學教育之先鋒。樓師精通經典，深知天下國家有九經，先周乎萬物，而後道濟天下，樓師法政出身，經濟學之研究，可能受其恩師季特教授影響特深，季特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必也授之以合作與經濟，師徒在巴黎且有「燕窩之緣」，二人情同父子，後人尊稱樓師為「東方季特」，其來有自。

樓師格局偉大，視野寬廣，樓師指出，人生可以合作，經濟可以合作，宇宙也是一種合作，將此等原理廣泛應用於人類社會的組織與經濟制度，是即「合作主義」。那麼，合作經濟學究竟在科學上居處何等地位，樓師斬釘截鐵地指陳，合作經濟是社會科學的一種。研究合作經濟，當以共謀經濟生活之改善與社會人際關係之改革為主軸，是即社會經濟制度之改革，可知，合作經濟學歸屬社會科學領域，此一論點，開啟我們進一步研究合作經濟理論與制度的新啟示及新方向。

依據樓師的見解，合作經濟學和經濟學、社會學等多科，可以納入社會科學之中，與自然科學的物理學、化學等學科並列，請參考圖五。當下吾人視合作經濟學為社會科學之分支是天經地義之事，亦有稱人文社會科學者，以便與自然科學有所區隔。不過，學術分門別類是為了研究方便，有時分際未必歷歷清晰，以 AI 科技產業為例，吾人歸納為「科技」類，難道它真的沒有半點「人文」嗎？果真科技不帶點人文氣息，未來世界還真的會出大事啊！



圖五、樓桐孫教授的學問體系

樓師早在 1950 年代，即有合作經濟理論之論述，可謂兩岸合作經濟學術之先知先覺者，如果沒有樓師之遠見，恐怕往後數十年也大可能發展出合作經濟理論（或者說，尚有吳克剛教授，吳師對合作經濟學說也有極其深入之探究，不過，合作經濟理論之闡述不若樓師之多）。樓師是合作主義者，我是合作的愛好者，我對合作經濟理論始終抱持濃厚之志趣。我曾力撰「比較合作制度」，用供淡江大學合作經濟學系上課講義；研撰「合作經濟理論」（合作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通過教育部副教授升等論著；研撰「合作經濟學說之研究」，通過教育部教授升等，不過，升等過程之中，也搭配我的經濟與金融論文，感恩有了「合作」，感謝有了恩師，讓我的學術生涯可以無憂無愁，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沉浸在合作的學術領域，一直追隨樓師的腳步，可惜的一點是，研究合作經濟的同行同好並不多見，合作經濟之路，畢竟閒愁多於鬧熱。

台灣合作經濟理論之研究，發端於樓師、尹師、吳師，在研究過程中，淡江大學盛慶球恩師給我許多的肯定與支持，盛師的均富思想與分配理論，影響我至深且大，其高足李富雄博士校閱我的「合作經濟理論」一書，他是一個字一個字仔細看，提供不下數十個建議，心領居多，調整很少，原因是專業領域存在差異，感恩之情卻絲毫沒有些微不同（2025 年春季，利用早午餐咖啡片刻，專程再謝其關照之恩，李博士已近 82 高齡，我倆是博士班同窗），盛師與李博士博學多聞，他們關心合作，如我一般，支持合作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經濟理論，比較憂心的是台灣究竟還有多少學者有志於合作經濟理論之探求，過去多年來，我心中一直期盼我們台灣學界多出現幾位我尊敬的王永昌教授與于躍門教授，其重要論述不離合作，我深知他倆長年特別關注合作經濟制度之發展與台灣合作事業之未來，在我的研究生涯之中，王師與于師給我許多的鞭策與指導。作為季特教授的再傳弟子，腦海裡猝然湧現季特教授語重心長的真言，「別了，別把我忘得太快」！季特教授大抵也是擔心後人將合作經濟理論與思想給忘了，我們後輩學人，活一天，就多研究一天！是機緣，是福報，也許帶有些微的使命感。

## 六、結語

不論如何，個人始終敬佩合作經濟大師無私無慾地傳承合作哲學與人生美學，仰念東方季特，讚嘆其了不起之成就。今生以樓師為榮耀，感謝樓師啟發我研究合作經濟的初心，半個世紀以來，能夠為合作經濟領域寫點東西，也算是人生的大福報。樓師以聖賢之格，仁者之風，率先引進合作學術，將歐文與季特思想帶入中國社會，中國時貧，確有推動合作之機緣，之後又遷移一套論述在台灣生根成長；樓師揭示合作主義正道，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專家學者對合作主義如此信任與闡揚了，除了季特就是樓師，樓師倡導合作哲學，崇仁尚義，倫常與合作，仁與合作，因樓師而可以發揚光大；樓師立基於社會科學素養，進一步發展合作經濟理論，確立合作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將合作經濟學視同特殊理論經濟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可以延展且應用在合作組織之上，從而建構緊實嚴密的理論架構，樓師對台灣合作經濟之貢獻可謂至深至大。有了健全紮實的合作經濟理念體系，合作事業可望在此一基礎之上，向外向上發展，無論狀況如何，我們深切期許，台灣的合作事業能有一個美麗的未來！這個美麗的未來是否能夠實現，端看數十年之內，我們能否建構妥適的合作經濟理論體系，因為依據樓師的卓見，理論是事業的根基，沒有理論，事業無法健全發展，此番道理，自有其正確性與必要性。

### 註釋

註一：我們當年研讀博士班，研究生大抵都是在職研究，得取率都在 10 % 以下（8% 左右），人人十分珍惜深造機會，金管會前主委黃天牧博士、科技部前副部長陳德新博士等人，皆為同窗伙伴，教授們嚴謹督導，研究生們兢兢業業，頗有戒慎恐懼之心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註二：國父是名醫背景，以醫生之身能夠鑽研旁及合作，真令人讚嘆！仙舟先生完全落實國父之主張，推動「中國合作化方案」；樓師接觸旁通，就哲學、思想、制度及理論層面，對合作經濟多所講述，特別是以「合

作」為中心的專文，不下 50 萬言，著實令人仰念仰佩（若包括專書及譯作，至少不下於 300 萬言），樓師素有「東方季特」之雅號尊稱，其來有自。

註三：當年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912～1927），係 20 世紀初中國青年赴法國半工半讀的歷史運動，培養了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該運動由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發起，並得蔡元培之支持，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曾參與，先師樓桐孫、吳克剛及鄭彥棻三人亦曾分梯遊學法國。

註四：據個人了解，台灣大學院校「合作經濟專業」教授級不滿十人，分散在各校之中，比之經濟學或管理學專業之大量師資，我們合作真的過於薄弱，加以「合作」與「連鎖」之真精神，也並未完全實踐於校園的合作圈圈，人與人之間未必真能合作，何況社會大眾，倘遇旁人伺機打擊一下，恐怕也沒有辯駁的空間與論戰能力，於是乎合作經濟碩士班被關閉了，合作學系礙於經濟社會變遷而被迫更名，「合作」，不再那麼純粹亮眼。我們真真實實地見證了合作經濟學術領域被限縮的狀況，形勢比人強，當下也是勉強接納了，只在內在世界的感觸與不捨依然不減。

註五：撰寫博士論文前，選修陶師的課程，大抵以「易經與中華文化」為要目，陶師大作有關易學與文化之貫通，讀來深邃，不得窺其堂奧也！

## 參考文獻

- 1.黃建森（1994），經濟思想史，台北：華泰書局。
- 2.黃建森（1992），合作經濟學說之研究，台北：華泰書局。
- 3.黃建森（1989），比較合作制度，台北：三民書局。
- 4.黃建森（1987），合作經濟理論論，台北三民書局。
- 5.樓桐孫（1985），樓桐孫先先生合作學術論述選輯，台北：中國合作事業協會。